

书之虫 笔之鬼

□臧玉华

《朗读者》第二季第一期最后出场的是贾平凹先生,微胖的身材,迈着外八字,着深色西服、浅色衬衣,脸盘子大点,额头发际高点,寻常样子,不是他在文中所言,说自己长得丑。

当然,我不是第一次“见”他,在一本书的扉页,百度搜寻“贾平凹”时,沉香红女士的朋友圈里,多次“见过”先生,很平和的一个人。

沉香红也是陕西人,21岁时随公司去安哥拉修建铁路,先后从事库工和门卫工作,回国后毅然辞职,以写作、网上授课为生,出过三本青春励志的书,有才情,有韧性,被称为“陕西三毛”。有幸和她成为微友,虽素无交流。去年的某一天,她去拜访贾平凹先生,之后就晒了照片和签名。照片,我悄悄收藏了,像一个信徒,对文学至高点有着虔诚的景仰。

说来惭愧,先生的书,我只读过《远山静水》和《丑石》,两本都是散文集,并且在内容上有些重复。看《朗读者》,知道他写作生涯达到四十五年,共出版十六部长篇小说,写作体裁涉及小说、散文和评论,几种文体总共一千五百万字。这是个什么概念呢?我算了一下,平均一年要写三十三万字,平均一天要写一千字,并且每个字都成气候,是读者、出版商迫不及待等候的。能力超常,卓尔不群,难怪先生被文学界誉为“鬼才”。

“一道龙脉,横亘在那里,提携着黄河长江,统领了北方南方,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,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。”这段文字是先生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山本》的题记,题记里所指的龙脉就是秦岭,是黄河水系和长江水系的重要分水岭,是先生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,他的文字几乎绕不开它。至今,他还说着秦岭腔,即使在《朗读者》的现场,与董卿面对时,自我调侃,说“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”。

可能和地域有关吧,巍巍秦岭,八百里

秦川,秦岭腔调不拐弯抹角,喜欢拖长音,让关外的我们听起来,有股子亲切、朴实和诙谐劲,就如他本人,就如他的文字。

《远山静水》中有这样一句:“优秀的作家性格和文风统一了,才能写的得心应手”。很多时候,作家倾注笔力写来写去,其实都是写自己。

一个人究竟要读多少书,才能让文字蜿蜒于秦岭山川,而心里驰骋,而笔下狂放?

从《朗读者》中获悉,在物资和精神贫瘠的年代,一个村子只有《红旗谱》、《林海雪原》几本书,村里的娃儿那时上小学三四年级,有一天去远隔30里路的县城姨家,意外发现有四本硬皮《红楼梦》,如获至宝,将其中两本偷偷藏入怀中,占为己有。

当年藏书于怀的孩子,现在是陕西省扛鼎作家,中国当代文学领军人物,亦是我十分喜爱的文学大师。因为文字,先生的习性、喜好、爱和欲,明明白暗地在字里行间显现。比如不擅言辞,不苟言笑,不太讲究卫生,谨慎而敏感,多情而怯弱,长得不好看,喜欢收藏——从奇石到怪木、从汉罐到古瓷,尤其是石头,能把屋子堆满,他说,我上世就是个石头;写得一手好书法,加上名人效应,求购者趋之若鹜;麻将打得好,麻将与京剧一样,都是国粹。可是我很奇怪,一个人哪来那么大的能量,打完麻将回家,再陪母亲炕上抹纸牌,再去完成至少一千字的创作。

读书、写作,久而久之,就成为习惯,就成为宿命。先生是以文学的方式存在于世的。关于笔耕不辍,他是这样比方,就像一个妇人有了诸多女孩,总想要个男孩,男孩其实是更高一点的目标,不是说女孩不好。所以他接二连三的写长篇,每两年一部,没完没了了。

“书之虫,笔之鬼”,说的是他自己。

对了,先生的个头不太高,但我需要踮脚仰望。

天使(小小说)

□万青

这是个初夏的傍晚,远处何物进入眼帘,我并没在意就这样坐在桌边顶着腮,直直地眺望着远处。“想啥呢?”真的对面拉过一把椅子,他小心翼翼地收拾好翅膀,安静地坐了下来。最近,他总喜欢在这个时候不请自到地到我这来,陪我聊会天,俨然就是我的闺蜜,成了我的专有天使。

“我不知道该不该将这个新闻转发给她?”我拿起放置一旁的手机,翻看着刚才看到的新闻。“哦,转发给她吧,给她敲个警钟”。天使瞟了眼手机界面,看了看我,平静地说。“可是,我怕她一人在外看到此种新闻害怕怎么办?”。天使刚从宿舍搬至公寓,满心欢喜地过上独自自在的生活,一心想着考研,根本无暇他顾。“可是,还是怕给她增添不必要的负担,要知道社会负面新闻看多了,听多了,以后会不会心里留有阴影,变得畏首畏尾,神经兮兮呢?”。为了考研,她豁出去了白天、黑夜,考不上问题一直纠缠着她,尤其是在我有意无意地说着同事子女都是学霸,好多已经是在读研究生时,更是让她神经紧张,说哪哪都不舒服。她属于后知后觉型,并不特别在意成绩。我说出了我的顾虑,我并不希望她成为一个胆小怕事的人,既然独自在外,胆小一点是好事,可是怕事就不好了,该有的胆量还是要有的,毕竟她已成年。“那倒也是,我们总说要远离负面情绪,远离负面新闻是好事。那还是不要转发了,很多时候

我看到了来电显示,上面的头像让我心生安慰。面对天使我摁下了免提键,那头传来宝贝的声音,清晰、悦耳。“老妈,你看到新闻了吗?你那天晚上回家坐上我给你叫的车还好吧,以后晚上不能出去就千万不要出去了呀,有事出去也千万别早点回家哟,要不就在那边住下,听到了没?记住了呀。”天使对我吐了吐舌头,挤兑了下眼睛,扑棱着翅膀飞走了。面对手机,我大声地说:“看到了,知道,你在外还是要以学业为重,努力加油学习哟,其他的事情就尽量少关注啦”。我挂上了电话,将视线转向了天使刚才飞过的窗外,我知道,真正的天使从来不曾离开,在电话那头,在我心里。

故友相逢别样情

□沈宏胜

说到我这个朋友,我们已经有47年的友情。上个世纪70年代初,我进市体操队参加训练,我的朋友比我稍迟一个月。我们在一起训练,在一起流汗。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,他进入安徽师范大学体育系学习,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。九十年代初,他回铜陵探亲,我们小聚一下,他说准备到南方去闯一闯,结果他办了护照直接去了美国。

2002年,我从另一个体操好友处那里获悉,他回国探亲了。在铜陵的一家鲜活火锅城,我们见了面。当他的面,我数落可他一顿,出国何以不打招呼。他只淡淡地一笑,没言语。事后,他告诉我,在美国居住无定居,他的经历可以写一本书。

未曾想,他这一走又过去了7年。2009年我手头有点事正忙着,突然接到一个的电话,电话中传来了“我是老二”的声音。起先真没听出来,后来得知是他,我立刻赶到酒店。问他在美国还要呆多久。他说,没个准头。可能是他的母亲仍居住在铜陵,这

白鹭洲

白鹭洲

□高岳山

白鹭洲,一听到这个诗情画意的名字,就令人陶醉不已。

有许多小洲都以白鹭为名,吸引着无数游客前往观光。有白鹭就足以让人心旷神怡,一洲的白鹭,就更让人销魂了。

一个人究竟要读多少书,才能让文字蜿蜒于秦岭山川,而心里驰骋,而笔下狂放?

看了摄影爱好者拍摄的照片,我的心跳频率加快,真的让我激动万分呀。我把一幅幅图片拼接起来,组成了一幅美轮美奂的白鹭洲长卷。

漠漠水田飞白鹭,对于白鹭,我并不陌生。初夏,浅浅的水田里,秧针在谱写一行行小诗。这时白鹭翩然而至,弹奏着初夏的琴弦。有时一只,有时两只,就像是绣在田野上的白色图案,让人老远就能看到白鹭的身影。白鹭从容地迈着步子,不紧不慢,一边走,一边眼睛盯着水面,不时尖尖的喙迅疾地刺向秧田,十有八九,觅到食物。也许是小鱼小虾,也许是蝌蚪昆虫之类的。当有人走近时,白鹭警惕性非常高,扑棱棱地飞走。那两条细腿像是飞机的起落架,往后一收,配合着翅膀飞翔。《毛诗·周颂》中用“振鹭于飞,于

彼西雍”来形容它的飞翔时的气势不凡,恰如其分。只是偶尔见到白鹭,而且倏地飞走,我与白鹭相亲的机会极少,徒留遗憾。

乐桥的白鹭洲,既不是江边小渚,也不是湖泊凸出的高地,是一口大塘或水库间的绿洲。小洲面积不大,树木繁茂,且大多是长绿树木。几十亩水域,小洲如青螺浮于水面。青螺倒影水面,组成了类似于汉堡包的形状。良好的环境,非常适合白鹭的生活,近几年,白鹭逐步云集于此。

白鹭洲不偏于一隅,却在小镇的附近,可见这里的人们有爱鸟意识,与鸟和谐相处。塘堤有木栅栏,还有绿化带。长堤临水的对面栽着一排排树木,树下是一个个石凳,坐在石凳上观赏白鹭洲,多么惬意啊!真的佩服聪明的村民有如此的智慧,这里不是天堂,胜似天堂。

清晨,一抹朝阳洒在水面,白鹭早地起来,梳理梳理羽毛,打扮打扮,安排好家务事,就要开始一天的劳作了。夏天是孵化期,必须有一只白鹭留守孵化。白鹭不比人笨多少,头天晚上就策划了第二天的活动方案,到什么地方觅食,早已心中有数。看,一只白

鹭身动了,翅膀展开,扇动几下,两只脚一蹬枝头,“腾”地凌空。两只细长的腿伸展平直,恰似掌握平衡的飞机尾翼。头成S形,大概是减少空气的阻力吧。两只翅膀有节奏地上下拍打,白鹭匀速前进。这时又一只紧跟起飞,组成了双编队。继而还有一只尾随其后,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三只雪白的精灵高低搭配,缓缓地飞向东边的田野。间或一两只,也有三四只,纷纷飞离小镇。它们落在田里、沟渠、湿地,凭借自己的本领和运气觅食。

待在小镇的白鹭也按部就班地工作,担任孵化任务的尽职尽责,坚守岗位;刚刚出壳的雏鸟,毛茸茸的,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周围,伸伸脖子,扭扭身子,活动活动筋骨,最多也就是在巢里蹒跚几步;羽翼未丰的小白鹭则在小镇边缘走来走去,步子还不够稳健,时而做觅食状,或许是练习捕食的技巧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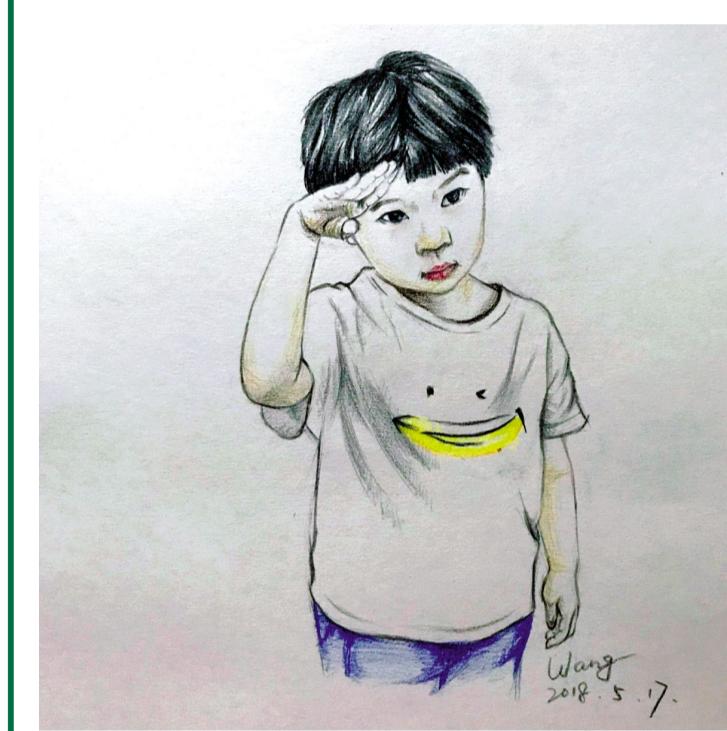
几个时辰后,陆续有白鹭飞回小镇。我猜测,一是来换班,让孵化的白鹭外出觅食;二是给雏鸟喂食。小镇热闹起来,白鹭们交头接耳,交流觅食的感受和外边的见闻。也有吃饱了没事干的,贴着水面飞,宛若白色的蝴蝶在

表演舞蹈,又若地效飞行器掠水而过,炫耀高超本领。有两只最引人注目:成年白鹭站在洲边一个树根上做示范教学,旁边未成年的谦卑地立在一旁,仔细观察,那神态真像课堂上小学生在聚精会神听课呢。

最热闹的要数夕阳西下,群鸟归巢,从四面八方涌来,极其壮观。满满的收获,谁不愉悦呢?况且一家又团聚,享受天伦之乐,还有比这更幸福的吗?有好热闹的,和隔壁攀谈起来;有好表现的,秀起了飞行特技,引得阵阵叫好;有爱串门的,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,旋即又飞到另一棵树上。夜幕收紧腰身,白鹭洲和岸边村庄一样安静下来。虫声唧唧,蛙声如鼓,也丝毫不影响白鹭们酣然入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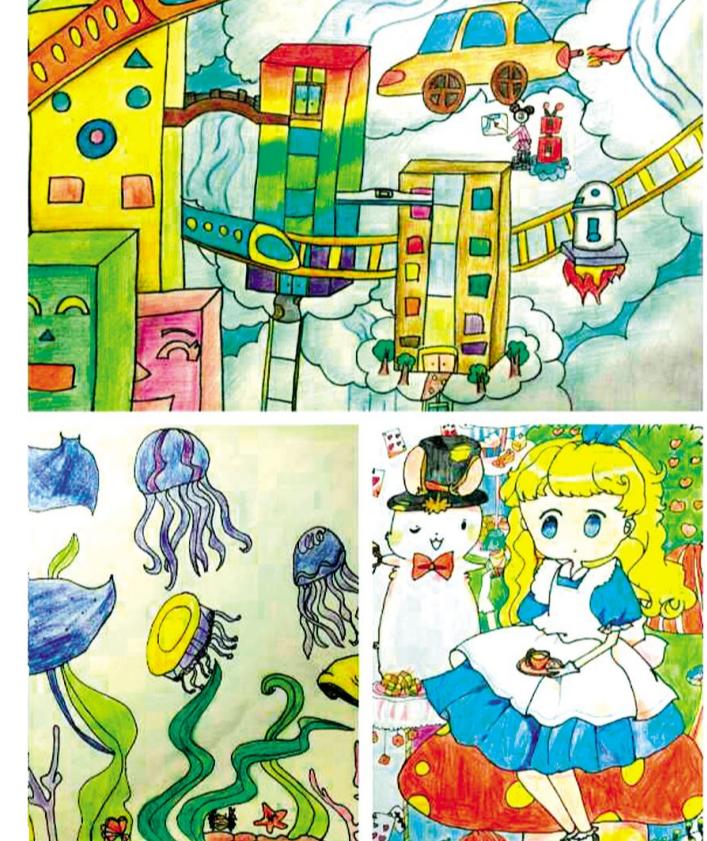
摄影爱好者并没有登陆小镇,只是用长镜头和小飞机在岸边拍摄,尽量少打扰白鹭。而白鹭也心领神会,积极配合,秀出看家本事。我也不去打扰白鹭宁静生活了,遂打消去实地观赏的念头,有这些唯美的图片静静品味,足矣。

“雨过白鹭洲……”我欣赏并沉醉在《倾国倾城》这首歌曲之中,不知道雨中的白鹭洲又是怎样的景象?



铜官山

夏日小清新 王精屹 作



儿童画 范杨师乔作

梅雨听江南

□邹宇凡

无梅雨,不江南。初夏几场温差突变之后,长江以南地区陆续进入梅雨季节。

从“入梅”到“出梅”,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雨水淅淅沥沥,连绵不绝。正是“一月两场雨,每场十五天。”丰沛的雨水,为遍布江南的川河湖泊带来了生命的活力,也成就了千百年来江南小镇的奇妙风骨。

人们傍水聚居,处处小桥流水人家;碧瓦炊烟,餐餐鱼米飘香。晨起推窗,淡淡的水雾如轻烟笼罩;夜来闭户,轻轻的音乐是雨打芭蕉。

雨初来时,天空郁郁苍苍,清风拂面,水汽渐浓,雨水如粉尘一般,在踏

雨,也是用来听的。

更何况这江南的雨,似乎没有尽头。且随我淡了世间红尘,沉了人马喧嚣,煮一壶好茶,隔着雕花窗棂,用心去聆听。长坐之中,思绪便如时空守望者,静谧无声,安定如画。脑海中,没有了过去,没有了现在,也没有未来。

听那雨打芭蕉,莺莺细语,如泣如诉;听那雨打碧波,如珍珠入盘,清脆跳响;听那雨打莲荷,如素手击鼓,撩人心弦;听那雨打窗棂,如夏虫轻语,人木无声;听那雨打青瓦,如倾豆入碗,细密绵长。

蔷薇美

□一 心

爱花之心,由来已久。每有遇见高高低低的繁花缀枝,开到极致的绚烂,错落着,散乱而不失韵致,素心微漾,泛着欢喜的小涟漪。每去一处,最先绊住目光的,必是葳蕤的花花草草。与蔷薇,便是这般不期而遇。

去朋友的新家,走马观花地赏过后,径直奔向楼顶的露天阳台。方寸天地,布置得很是别致精巧,开垦出的半个小菜地里,辣椒、番茄冉冉生长,恰似少年时。墙角一丛从一簇簇的绿色植物披披挂挂,婀娜的藤蔓顺壁垂下。

向南的整面雕花围栏上,铺满绿色的藤蔓枝条,绿叶子紧挨着,拥挤着,茂盛得不留彼此间一丝丝空隙,喘不过气来的亲密。似乎所有的春光都是她们的。好奇地问其名姓,朋友漫不经心地答道,是蔷薇啊。哦,曾经诗文里一

不必在山林。”在小小的庭院里,在葱郁的蔷薇前,我是自己江湖一隐者,清静,沉寂。和庭院里的植物一样,简单而纯粹地过活。

想起从前,那时的心境像梅雨的天,湿漉漉的伤感。蔷薇即便怒放到浓情处,也黯然,惆怅地失恋一般。落红成阵,更惹愁绪满怀:人间多少事,都逃不过凋零的命运吧。光阴荏苒,四时有序,任凭庭院里花开盛宴日日相见;任凭曾经那些绽放在文字路上的花儿,一一在小院里落户安家;任凭夜来风雨声,闻讯而开的花儿,白如雪,黄如丝,红似火,妖娆娉婷,娇艳欲滴。生活的底色却是如何也调不出明丽的色彩来,浮动的暗香里,想逃离的心在心墙,将红尘纷扰挡隔在墙外,正应了白居易的那句诗:“始知真隐者。”

年年春色,花事也年年,花草像体贴的知己,默然无语守候在身边。看荣枯有时,禅意渐渗透,因而,当遥望多年的城市画卷般缓缓铺展开来,当葱茏的蔷薇以绮丽的景观姿态,姹紫嫣红开遍在街道中央,我一下子掉进旖旎的春光里,心境柔软妥帖的纯棉一般。

一直觉得蔷薇如闺秀人家,深藏庭院之间,顾影自怜娇羞的温柔,怎料到,异乡的蔷薇如雪如火,热烈奔放,一地锦缎,一城幽香。走出公园,候车不等人,在园外护栏边歇脚,暗香缕缕沁人肺腑,才惊讶地发现,撑起头顶绿荫的,是爬满护栏的蔷薇,密密匝匝的枝条间镶嵌着数不清的花朵,白的,粉的,小巧玲珑,惹人怜爱。席慕容说,记忆是无花的蔷薇,永远不会败落。花开烂漫的蔷薇将是什么呢?轻轻摘取一朵白色的蔷薇花,拂去花瓣上的浮尘,掌心里反复摩挲。且以一瓣蔷薇为笺,清风作笔,月色带路,将盈盈花香寄予踮脚离去的青春。

故友相逢别样情

□沈宏胜

说到我这个朋友,我们已经有47年的友情。上个世纪70年代初,我进市体操队参加训练,我的朋友比我稍迟一个月。我们在一起训练,在一起流汗。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,他进入安徽师范大学体育系学习,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。九十年代初,他回铜陵探亲,我们小聚一下,他说准备到南方去闯一闯,结果他办了护照直接去了美国。

2002年,我从另一个体操好友处那里获悉,他回国探亲了。在铜陵的一家鲜活火锅城,我们见了面。当他的面,我数落可他一顿,出国何以不打招呼。他只淡淡地一笑,没言语。事后,他告诉我,在美国居住无定居,他的经历可以写一本书。

未曾想,他这一走又过去了7年。2009年我手头有点事正忙着,突然接到一个的电话,电话中传来了“我是老二”的声音。起先真没听出来,后来得知是他,我立刻赶到酒店。问他在美国还要呆多久。他说,没个准头。可能是他的母亲仍居住在铜陵,这